

GAO LIU QI BAN

郑健 / 著

高 七 班

一个特殊群体斑駁陆离的人生
一段特殊历史生命化的缩影

山西出版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

高尔班



郑 健◆著

山西出版集团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高六七班/郑健著. —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09. 12
ISBN 978-7-5378-3283-0

I. 高… II. 郑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209768号

书 名	高六七班
著 者	郑 健
责任编辑	席香妮
封面设计	谢 放
出版发行	山西出版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地 址	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
邮 编	030012
电 话	0351-5628696 5628697 (发行中心) 0351-5628688 (总编办公室)
传 真	0351-5628680
网 址	http://www.bywy.com
E - mail	bywycbs@163.com
印刷装订	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10×1000 1/16
字 数	330千字
印 张	23
印 数	1-5100册
版 次	2010年1月第1版
印 次	2010年1月廊坊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378-3283-0
定 价	29.00元

目 录

1	/	引 子
14	/	第一章 司 芬
67	/	第二章 韦 诺
110	/	第三章 袁先志
158	/	第四章 丁向红
196	/	第五章 朱大力
231	/	第六章 苟有福
267	/	第七章 于 刚
311	/	第八章 张建华
358	/	尾 声
364	/	后 记

引子

人生总会有些奇遇。因为是奇遇，所以往往在某个不经意间突然降临。

二〇〇六年的春末，省作协报请省委组织部安排，我到沅城县挂职副县长。

刚到那天晚上的接风宴，是在沅城最高档饭店的最高档宴会厅摆设的。我喝多酒了，脑子有些晕晕乎乎，双脚也有些飘飘忽忽，近十来年我可没这么放开地喝过了。快十一点了，在驾驶员搀扶下回到临时住处——沅河宾馆三楼尽东头的客房，我准备洗个澡就睡觉，谁知响起了“嘭嘭嘭”的敲门声。我微醺的惬意被敲掉了，心里生出几分懊恼：县里的头头脑脑们刚才一起吃一起喝，有什么急事酒桌上咬咬耳朵不就行了？事要不急，明天说不行吗，非要现在不可？再说，我大小是个副县长了，不管你官比我大比我小，也得讲点文明，怎么把门敲得这样急响，吓人一跳。我从沙发上起身，很不乐意却又使劲地在脸上堆出几分笑，嘴里叨叨着：“来罗来罗，请进请进！”

门打开，首先戳进一头白发，接着仰起一张布满沟壑的国字脸，鼻梁上架着副白色泛黄的眼镜，撑着白头发国字脸的是有点佝偻的高瘦身架。

“同志，您找谁？”我问。

好像没听清我的问话，也许是故意的，白头发国字脸径直走到沙发前，动作很

夸张地重重地坐下，带得沙发一阵晃动。

“同志，您找谁？”我又问。

“同志，我找您。”国字脸上也向我堆出笑，但笑意似乎没将渗进脸皮里的苦意覆盖住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铺撒在沟壑间，看着有点疼人。

“找我？”我愣住了。

对方收住脸上疼人的表情，像动画镜头剥离出了真实。

这当儿，我倏地想起来了：“啊，高鸿鹄，高老师，高大哥！”

“高鸿鹄，高老师，高大哥！”高鸿鹄说着，往我胸部重重地推了一掌，“你他妈又当作家又当官，只想着捞好处，把高鸿鹄高老师高大哥给忘了！”

我一个趔趄，急忙扶住身边的桌子角，连连作揖道歉：“不敢！不敢！”

“不过还好，还没全忘掉。要全忘了我可饶不了你！”

“我就是忘了自己姓啥，也不敢忘了高大哥。是兄弟喝高了，喝高了，贪杯误事啊！”我急忙取出一一次性水杯，躬身沏茶，乘着这时机使劲把“高大哥你老得也太快了，让我都认不出来了”的话咽到肚里。

“你可是活得最仔细的人，还会贪杯？别人不知道我可知道，别给我耍贫嘴。”高鸿鹄说着起身往外走，“通知你件事，明天上午八点半，到沅河水库西坡山洼参加一个活动。早点休息吧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他好像耳朵有点背，没回答，又好像故意的，走到门口，才答非所问地来了一句：“你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，别给我摆官架子！”

“不敢，不敢。”我显得更谦恭了。

“你是喝得多了一点。”高鸿鹄回身作了个结论，临关门后又甩下一句话，“不多打扰了。”

我将刚沏好的茶放到茶几上，回坐沙发上，发了一阵子愣：这到底是哪门子事哟，多年不见的老朋友，屁股没坐热就走了；非要我明天去参加活动不可，去干什



么又不讲清，还居高临下地“通知”我。这个高鸿鹄，怎么弄得神神叨叨的？

算了，不去了，也许压根儿就没什么事，他开个玩笑……不行，老高可是不苟言笑的人；再说多年不见了，真没事他不会我刚上任就开这样的玩笑……我的脑子里打着架。

我习惯烦躁时洗个澡，温度适宜的热水似乎可以将烦躁洗净。可今天洗完躺在床上后，脑子里简直像大雨后的河水泥沙翻滚，想的事更多了。

到了沅城，八品芝麻官的乌纱帽戴在头上了，我当然不想保它，更不会企图用它换一项更大的。但不论“在其位谋其政”也好，“入乡随俗”也好，也不论顾及省作协的影响也好，不丢自己的脸面也好，总要注意一点。离开省城前，省作协的副主席老章找我谈话，告诫沅城这地方“文革”中闹腾得很厉害，去了要注意一些……

“文革”闹腾的事，我无所顾忌，闹腾得再厉害，三十多年快四十年了，是人心上垒堵铁墙也该生锈了。再说那些事与我何干？我要注意的是新情况新问题，特别是刚到这段时间很重要，第一印象更重要……高鸿鹄他们是什么活动？官方的民间的，还是半官方半民间的？情况没搞清楚，林副县长一到职就贸然参加合适吗？再说，去参加，是代表县政府，还是代表个人？代表县政府，谁授予你这权了？代表个人，是何缘由？这些都要有个说法的。我后悔刚才没把高鸿鹄拉住问个清楚。

这样吧，过去叫加强纪律性，革命无不胜，现在讲多请示多汇报，少犯错误少烦恼。我从上衣兜里掏出县政府办公室主任餐桌上给的电话表，要通了我的顶头上司——牛志国县长的手机。

“牛县长，休息了吧？打扰了打扰了！”

“林副县长，怎么样？”牛志国县长是沅城本地人，先当了四五年的副县长，去年才扶正，说话胸腔共鸣很好，瓮声瓮气，沅城味很浓。刚才的接风宴就是他主持的。一开场他说县委书记到州里开会，三天后才能回来，下午特意打电话让他一定要接待好省里下派的林副县长。牛县长说，现如今吃饭就是吃文化、吃档次、

吃氛围，你那鸡鸭鱼肉、鱿鱼海参谁在乎，你们都是头头脑脑的，别在林副县长面前给我弄得没文化没档次的。但直到现在我也没搞清，牛县长这话是实话实说还是虚话实说，是正话反说还是反话正说。现如今的餐桌上也是个小社会，扑朔迷离，让人分不清真假呀！

“牛县长组织的火力太强了，我喝高了，喝高了！”我想装得有点语无伦次，以便下一步以守为攻，但自我感觉装得不太像。

牛县长哈哈大笑：“其实，吃饭前我是这样交代的，林副县长是文人，特别要突出文化，每人至多敬一杯，女士优先也不能超过两杯。谁知一喝开，他们就不按既定方针办了。”

“太热情了，太热情了，喝高了。”我嘴上说着，心里却想你牛县长的既定方针到底是什么我早看出来了，你一使眼色，两个女部长还是女局长就凑过来，一左一右地给我灌酒。

“听你这声音不怎么高啊，老林，你可别蒙我……”牛县长的话里没有笑意了，真是酒坛老将，从手机里就能听出对方肚里装了多少酒。

“真的喝高了，真的，借我两个胆子也不敢蒙领导……”我只有一装到底，手机里又传来牛县长的笑声。

好在牛县长没有完全揭穿我：“不管喝高没喝高，明后天双休日，你就好好在宾馆休息得了。”

“休息？我想明天请人介绍一下，尽快进入情况……”话没说完，我说不下去了，这是典型的假积极，说着假积极的话我脸发烫了，好像又一杯酒下肚。

“你要干两年，还在乎这一天两天，星期一我亲自给你介绍，不，亲自汇报得了。”稍停顿了一下，听得出那边的牛县长呷了口茶，“你过去没来过沅城，我从县政府办公室给你找个人当导游，城里城外好好逛一逛。不，从县文工团找个年轻漂亮的女演员陪着，你兴致可能高一点。”

“别别别，别找年轻漂亮的女演员，弄不好我犯错误了，让你这县长负领导责



任。”我也幽了一默。

手机里又传来震人耳膜的笑声。

“县政府办公室的人也别找，好不容易盼个双休日，让人家和老婆孩子一起，有什么事办什么事得了。”

这当儿，我的脑子忽地转了个弯。高鸿鹄说的活动，牛县长也许知道，也许不知道，即使知道了，也会有赞同不赞同两种态度。我和牛县长今天才认识，贸然发问，让人家表态参加不参加，也太不得体了。于是我说：“这样吧，听说沅城之美，在沅河水库。明早我自个儿到沅河水库附近看看，想走就走，想坐就坐，自由一点。”

“那也好，那也好，到水库也就是一根烟的工夫……早点休息吧，星期一见。”

这就好了，到水库我是报告过的，高鸿鹄他们的活动完全可以说是偶然碰到的，至于到了那里该怎么办，看情况再说吧。

躺在床上好一阵子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想起来吃两片“安定”，到底还是忍住了没吃。

我认识高鸿鹄，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不，初期的事，大概是八二、八三年，在省作协办的创作学习班上。那时我刚从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在省城二中当语文教师，非正式头衔是业余作家，其实只能算个写作爱好者。

创作学习班开班没几天，请了一位西装革履的年轻教授介绍“伤痕文学”。这位教授的基本观点是“悲哀的作品使人消沉，高昂的作品给人激励”。

刚讲到这里，后排传来沙哑的声音：“教授，我能说几句吗？”

一听口音就是州县来的。我回头看，提问者一身黑色对襟衣服，灰白头发罩着一张国字脸，瘦高身材有点佝偻，戴一副白色眼镜，是因为使用时间太长还是没及时擦拭，镜框已经有些发黄，看上去五十来岁，模样带着州县的土气。

“请讲，请讲。”年轻教授很豁达。

“我不同意‘悲哀的作品使人消沉，高昂的作品给人激励’的观点’。雨果的《巴黎圣母院》是法国的大悲之作，它使人消沉了吗？《红楼梦》是中国的大悲之作，它使人消沉了吗？没有嘛！”灰白头发国字脸的嗓子好像有点问题，使劲“噢噢”了几声，又往下讲，“如果你的观点成立，鲁迅先生‘没有悲哀和思考的地方，就没有文学’的观点，恐怕就不能成立了。鲁迅先生的作品总有些悲哀的，按照你的观点，就只能使人消沉了。而实际上，先生的许多作品，特别是小说，含着悲意，但能使人惊醒起来，感奋起来，是号角，是战鼓呀！”灰白头发国字脸讲得很有激情。

“什么……请你复述一遍。”教授涨红了脸。

国字脸复述了一遍。

“哦，我是从卢新华的《伤痕》讲起的，是从《伤痕》讲起的……并不是普遍地讲，你曲解我的意思了。”教授有点语无伦次。后来，他又讲了一通道理，但未能否定国字脸的观点。

这事使包括我在内的一批学员眼前一亮。要不是出于对教授的尊重，我会当即站起来附合国字脸的。我对国字脸油然而生敬意。

课后一打听，国字脸就是在《边塞文学》和《群众文艺》上发过稿子的高鸿鹄，沅城县城小学的历史教师，实际年龄三十四五岁。

后来接触多了，我发现高鸿鹄的文学、历史知识很丰富，说话“抬竹竿进城，直来直去”，便产生了信任感，一来二往，与他无话不谈了。他给我讲沅城“文革”两派争斗、恋人反目成仇、同窗学友形同路人、在大街上公开打死地富反坏右分子等咄咄怪事。我则向他汇报立志写作的决心，有时还向他请教一些问题。学习班期间，我写了两个短篇，请他提过意见。他认为我的小说基本是图解，彻底否定了，弄得我很难堪。但他讲意见好就是好，不好就是不好，从不客套，这使我对他刮目相看。

三个月满了，学习班结束了。分别那天，我拉着他走进一家挂着“文林”横匾的小酒馆。酒过三巡，高鸿鹄眼圈泛红：“老弟，前几天我给你讲过，别看沅城贫穷落后，我们沅城一中高六七班学生素质特别好，在沅城是空前的，也可能是绝后的。要有现在这种条件，我那批同学中可以出很像样的作家、工程师……可十多年了，大家都在为基本的生存条件忙活，没一个像样的。”

这是真的吗？一个经济、文化并不发达的小县，为什么会有这样奇特的现象？

“我们中考那年，沅城一中有六个初中毕业班，二中有三个，九个初中班招一个高中班，差不多八名考生里选一名。沅城一中的平均成绩比本州其他十一个县一中的高出九分，九分呀，这不是高一个档次的问题。高六七班生源基础就很好，进高中后又遇到马湘凡等几位很有水平的老师……要不被耽误，沅城一中，甚至沅城全县的精气神可能就提起来了。”高鸿鹄解释说。

我不是“教育救国论者”，但对教育情有独钟，大学毕业分配表上第一志愿填的就是“中学教师”，其后吃过几年粉笔灰，现在还端着这个饭碗，对高鸿鹄的观点很认同。但他们那代人事已至此，我只能说：“莫道桑榆晚，微霞尚满天。”

“莫道桑榆……话是这么说，可人过三十天过午，现在要奋起也晚了，也晚了。”高鸿鹄苦笑了一下，“人生苦短，人生苦短呀！”

“高老师，别太伤感了，那都是历史造成的……我敬您一杯。”我说着闷下了一杯。

高鸿鹄举着酒杯停住了：“是历史造成的，可历史是什么呢？”他讲了一通对历史的看法，特别讲到历史和人不同，历史可以宜粗不宜细，人却宜细不宜粗。

“文革”至今十多年了，人的一生有几个十多年？说了半天才把酒“嗞”地喝下。

我们就要道别了，谁知何时才能相见，我想把话引开，谈点高兴的事。高鸿鹄吃了几口菜，又说回到沅城一中高六七班：“这些日子我一直在琢磨，我们高六七班就是个文学创作的金矿。”

“高六七班是个文学创作的金矿，我信。”我不假思索地回答，“‘国家不幸

诗家幸’，小说、散文与诗歌是相通的。”

我又喝了半杯，接着说：“你经历了沅城的‘文革’，长期生活在沅城，有深厚的生活底子。你文学底子厚实，多年来笔耕不辍，而你现在教的那点小学历史课早已倒背如流，有的是时间、精力。高大哥，太有条件了，你就写呗！”

“写是要写的，要写的……”没想到说到这里，高鸿鹄竟“哇”地大哭起来了，惹得四邻的酒客们一个个惊愕地放下碗筷、酒杯，大眼小眼朝我们看来。

老高是个感情很重的人呀！老高心里装着许多苦水呀！

.....

想到这些，我更睡不着了。

第二天早晨七点多钟，头脑清醒了许多的我起床后，洗漱了一下，花三元钱在宾馆一楼餐厅吃了碗米线，问着、走着，出了城北，上了水坝。

水坝高十来米，长四十来米，外层长满了铁线草，像一块斜挂着的壁毯。往里看，水泥铺衬，库水轻轻地拍打着。再看水坝东西两头，都搭着青石台阶，看来是供人汲水用的。水库三面环山，山上树林密布，葱葱郁郁，云蒸霞蔚。水面有十来亩的样子，山影倒映，波澜不惊，清幽幽的，在我长期生活的省城看不到这样清亮的水，其他地方也少有这样的韵味了。

我走到坝西头，上了山。一条用石质松脆的阳干石铺就的一米多宽的小路，把我引向参天松柏掩隐的深处。树下的青草太绿了，绿得像用清水一叶一叶地擦拭过。离县城不远竟有这样的去处，难得呀！

走了十来分钟，走到坡顶，下坡，这该是高鸿鹄说的水库西坡山洼吧。果然，前面的草地上围坐着不少人。

我向前走了几步，人围中走出高鸿鹄：“林副县长来了。”

“高老师您好！”我迎上前去。

“这是我们高六七班的同学，三十七人。”高鸿鹄说着，转身向同学们介绍，



“这是刚到我县任职的林副县长。”

人围中响起了一阵不紧不慢的掌声，其中有人站起身示意，又坐下了。

“高老师是我的老大哥，你们是他的同学，也都是我的老大哥老大姐。”我谦恭地说。

人围里又响起掌声，比刚才稀疏了一些。

“今后有什么需要我这小兄弟办的，尽管吩咐，我一定会尽力。”我诚恳地说。

掌声零零落落的，这有点出乎我所料。看来，这些老人们对生活的企求已很少，宠辱不惊，见当官的也就无所谓了。

“好，好，我代表大家谢谢你。林副县长，这是我们高六七班健在的三十七位同学，两位已近六十，其他的也都五十大几了。”高鸿鹄逐一地给我作了介绍。他介绍一个我就上前与之握手，以示我的尊重，他们的名字我一时记不住。

眼前沅城一中高六七班的这些老同学，穿着打扮各有不同，但那动作、精神，无一不有几分老态了。我忽然想起一位作家的描述，这世上，最厉害的东西就是岁月，岁月像一把锤子，一直锤打着人，那痕迹都留在了脸上、心上，谁也逃不了的。岁月不饶人呀！

“老大哥老大姐们，今天……”

“今天是清明。”有人回答。

哦，是清明了。但我想问的是他们今天到这里干什么。

高鸿鹄把我拉坐到草地上，习惯性地往后捋了一下白发：“每年的这一天，我们活着的三十七位同学，都会聚集到这里，和已经过世的八位在一起……当然，人数会发生变化，去年是三十八位与七位，明年有可能就是三十六位与九位了。”高鸿鹄的声音有些哽咽。

我的心一下子沉甸甸的。

“……十年了，今年整十年了，我们坚持十年了，不管在哪里工作，不管定居

在哪里，不管生活、身体状况如何，都来。”高鸿鹄说。

高鸿鹄指着一位瘦高个老头：“这位是从重庆来的。”又指着一位明显发胖的老大姐，“这位是从广州来的。”

二人向我轻轻招手，我向他们颌首致意。

一次怀旧聚会，与现政没有多少关系，我心里有了底，昨晚存留的那些顾虑顷刻烟消云散：“高老师，下一个该什么仪式还什么仪式，不要光顾与我讲话，影响你们了。我是个小兄弟，来受教育的。”

“没什么教育可受的，也没什么仪式可言。该说的该讲的，前些年都说都讲了。这十年每年清明的上午，我们都到过世同学坟前静静地坐一坐，也就是静静地坐一坐，已经十年了，十年了……只是静静地坐一坐，没有别的。不过要不来，我们都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”高鸿鹄语无伦次地说着，其他老大哥老大姐有不少跟着擦眼泪的。看来，他们对于这样的活动，对于往昔的同学——无论生者还是死者，都一往情深呀！

我劝也不是，不劝也不是，不知道该不该打破目前的局面，更不知如何打破。

过了一阵子，高鸿鹄情绪逐渐平稳，吩咐老同学们：“大家按先前的分组，分头到过世的同学家看看，我陪林副县长在这里坐一会儿。”

高六七班的同学们起身，我站到路边，与老大哥老大姐们一一握别。

目送老大哥老大姐离去，我说：“高大哥，说实在的，同学聚会我参加过不少，听说的更多，但没有一家像你们这样特别，这样凝重的。”

“特别？凝重？特殊的时代、特殊的环境、特殊的群体……”

“特殊的时代、特殊的环境、特殊的群体……”我默念着，问：“你们怎么选在这里聚会？”

“怎么选在这里？刚才我不是说了？你看——”高鸿鹄对我的不解好像有点意外。

顺着高鸿鹄的指向，北面十多米处……哟，墓碑。刚才老大哥老大姐们站在前

面，挡住了我的视线。

我起身走过去。墓碑一共八块，都是用青石打制的，大小、厚薄一样，比三号打印纸稍大一点，两三分厚。这些比常见的小得多的墓碑，整齐地排成一行，同样的款式：右上方镌刻着“沅城一中高六七班”，中间是“×××同学之墓”，左下方是生卒年月。它们像严整列队的士兵，顶烈日，抗严冬，栉风沐雨，昂首挺立；又像等待进入教堂接受洗礼的信徒，神情淡定，垂手低头，默默矗立。墓体呈长方形，长不过尺五，宽不盈尺。碑的左、右、后三面用水泥、沙子、石灰搅拌成的“三合土”拱护着，中间的积土圆满，上方长满绿草。

“这是铁线草吧？”我捋起一棵墓上的草问。

“不是，是思思草。”

“思思草？”我细看这种藤状的绿草，比刚才水坝外侧的还绿，绿得发亮，绿得像轻轻一捏就会滴下绿汁，绿得像过浓的颜料化也化不开，而它的名字又是那样充满诗意。

“这是沅城的叫名，不知外地有没有、叫什么名。”高鸿鹄说，“这种草有点怪，要不修剪，可以长到二十米，有人量过的。不过我想最长的可能不只二十米，只要不枯死，它总在长嘛。长，就会增加长度，我还没见过比这更长的草呢。”

二十多米长？够长的。我过去没见过。我忽然想起“思念绵长”一说。

“这种草原来就长在这里？”我问。

“没有，原来这里多是阳干石，什么也没长。也不是移种来的。沅城其他地方没见过这种草。这好像是上天赐给高六七班坟地的。”

这就更神了。

“一九九〇年初，几个同学商量，开始搞这块墓地。那时地皮没现在贵，总共一千多块钱。请到这里的第一位是司芬……不到一年，她的坟上就长出了这种草，过去谁也没见过这种草呀！后来是……都是一年后长出的。记不清是谁起的头，从什么时候开始叫的‘思思草’。”

我用右手托起一根藤蔓，叶、杆都像被什么浸润透了，哟，像是泪水。

高鸿鹄没注意到我的震颤，像对我说，又像自言自语：“这块地有一亩多，我们高六七班的四十五个同学，够了，够了……”

“高大哥……”我想说什么，又没说出来。

“老弟，应该不应该在进口处立一块碑，黑色的，上书‘沅城一中高六七班同学墓地’十二个字？”高鸿鹄在想他的事。

“……”

“是现在做好，还是留请后人来做好？”

我仍回答不上来。

高鸿鹄掏出纸巾擦眼泪，话又说回去了：“我们活着的同学自筹资金，向县里买下了这块地皮……”

“你们高六七班的同学太团结了！生前一起上学，一起上山下乡，逝世后又……”

“太团结了？”高鸿鹄又擦了一次泪水，现出苦笑，那满脸的沟壑显得更深重了，“太团结了？”

一座坟上的思思草拢住了墓碑，高鸿鹄将草轻轻地往坟包上拢。我蹲着，帮着拢，小心翼翼地，生怕弄断了。

“青年人在幻想中生活，中年人在现实中生活，老年人在回忆中生活。大家一起忆忆旧也是好事。”我说。

“不，我们不忆旧，忆旧会给我们带来痛苦、悔恨。”高鸿鹄说。

“不忆旧？那你们在一起……”

“我们只是聚一聚。”

聚一聚就没有点具体内容？过去、现在、将来，就不谈一谈？但面对高鸿鹄，我的话没说出口。

高高的松树枝上，一种不知名的绿色小鸟“吱吱”地唱着、跳着，轻松愉悦，

更显出这里远离喧嚣的幽静。这是不是绿翠鸟？

我们谁也没说话，把八座坟墓上的思思草都拢好后，静静地坐到墓碑前的草地上。

过了一会儿，高鸿鹄问：“‘每一道墓碑的后面，都埋藏着一部长篇小说’，这是谁说的？”

“……这个，一下子想不起来了，我回去查一查。”

“你忙，不用查了……我们这一代，经历了太多的起落，经历了特殊的坎坷、诡谲、泪水和悔恨，后面埋藏的小说，不可能不充满特殊的坎坷、诡谲、泪水和悔恨呀！”高鸿鹄说。

高鸿鹄起身，走到一座墓碑前，掏出一张纸巾，半跪下擦拭起来。碑上好像有灰尘。我要帮他，他摆了摆手。看看擦干净了，他回来坐到草地上。

“老弟，你觉得我还能活多少年？”

这样的问题，我更难回答了。

“我不是好死不如赖活着那种人。我想多活几年，是为了把高六七班的同学都归拢到这里。我想把大家都接到这里……”高鸿鹄说着，眼角闪动着晶莹的泪花。

“把高六七班的同学都归拢到这里”，这是个多沉重的话题，看来，高鸿鹄把这作为自己的使命了。

我觉得，今天的高鸿鹄，与昨晚判若两人。如果说昨天是夸张，今天则是拘谨；如果说昨天是放浪，今天则是矜持；如果说昨天是宽松，今天则是沉重。

坐在他身边，我感到了他灵魂的悸动，仿佛回到了他的八十年代，回到了他的六十年代，回到了他生活的本真。

我似乎什么都明白了，但又似乎什么都不明白。

“我们这一代哟——”高鸿鹄一声长叹，话没说出口，泪水不住地往下掉了。